

昼夜平分的诗行

万物拔节的韵脚

燕子裁开昼夜，将3月的信笺别在柳枝上；樱花蘸着晨露写诗，纸鸢牵着云朵奔跑。今天，是二十四节气里的春分。春分挥毫，以光为墨，让我们与春分并肩而立：一半留给桃李不言的静默扎根，一半赠予踔厉奋发的拔节生长。

父亲的春分

◎刘玉龙

春分这天，父亲指定是要去地里看看的。我跟他后面，踩着露水往不远的山坡上走去。这时晨雾还未散尽，远处的山峦若隐若现，山顶上的几处烽火台在春风中静默矗立。父亲佝偻着背，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走，背影与土地渐渐融为一体。

在我们这里，春分是一场与干旱的较量。土地皴裂得像老人的脸，一道道裂缝纵横交错。风裹着细碎的黄沙，在皴裂的土地上打着旋儿。父亲蹲下身，抓起一把土，土块在他掌心碎成粉末。“是个旱年。”他的声音里尽是化不开的愁苦。

那时的春耕，全靠一头毛驴，它是父亲的好伙伴。毛驴的蹄子踏在干硬的土地上，发出沉闷的声响。父亲扶着犁，吆喝着，汗水顺着他的脖颈流进衣领，他腾不出手擦，只能使劲眨眼。犁铧翻起的土块，像一片片干渴的嘴唇，等着一场雨的到来。父亲和毛驴在田野里穿梭，阳光下，他们的影子拉得老长。

有一年，村里来了几个技术员，是政府派来推广果树种植的。在当时，果树种植还是新鲜事物，没人愿意把好好的地交给不知收成的果树。是父亲，第一个报了名。他把家里最好的地拿出来，种上了杏树。村里人都说他是“瞎折腾”，可父亲不为所动。他像照顾孩子一样照顾那些树苗，修剪、施肥、浇水，样样尽心尽力。

第一年，果树只开了零星的几朵花。父亲蹲在树下，小心翼翼地数着花瓣，生怕碰掉一朵。第二年，花开得多了一些，但一场倒春寒把花都冻坏了，自然也没结下果子。第三年，果树终于开满了花。远远望去，像一片粉色的云彩落在山坡上。父亲站在果园里，看着满树繁花，眼里满是希望。那一年，杏子丰收了，父亲的腰包也鼓了起来。隔年，当初笑话父亲的乡亲也纷纷加入种植果树的行列。

父亲趁热打铁，牵头成立了村里第一个果品农业合作社。他带着乡亲们学习新技术，引进新品种。合作社的大杏越种越好，远销全国各地；种植面积越来越大，整个村庄上万亩的田地都成了果园。他还建起了庄上第一个果品加工厂，村里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也都陆续回来跟着父亲干。

又是春分时节，父亲又带着我去果园。果园里处处是忙碌的工人，有的在修剪枝条，有的在施肥，有的在安装滴灌设备。父亲走过去，和每个人打招呼，询问工作进展。车间里，冷库里存储好的大杏被制成果干、果汁，销往全国各地。曾经的荒山，如今开满了杏花。父亲说，这才是真正的春分——把春天的希望，分给每一个人。

我站在果园高处，俯瞰整个村庄。昔日的荒山秃岭，如今已被成片的果树覆盖。春风吹过，带来阵阵花香。父亲站在我身边，目光越过果园，望向更远的地方。我知道，他又在筹划新的发展计划了。

这片土地，曾经带给父亲无数艰辛和困苦。但父亲从未放弃，他用汗水和智慧，让这片土地焕发出新的生机，这片土地已经深深扎根在父亲的生命里。

父亲的春分，从与干旱的较量，变成了与希望的约会。那些果树，是他留给这片土地最珍贵的礼物。每当春分来临，我总会想起父亲蹲在地头的样子，想起他手中的土块，想起他眼里的炽热。那是属于一个农民的执着，也是属于这片土地的希望。每当春风吹过，杏花如雪般飘落，仿佛在诉说着父亲与这片土地的故事。

今年的3月20日，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四个节气——春分。春分是春天的中点，是昼夜均等的时刻。

春分的“分”有两个含义：一是指“昼夜平分”，春分之日太阳光直射在赤道上，几乎昼夜等长，即白天和夜间的时间相等，都是12小时；二是指“春季平分”，若以立春至立夏这段时间作为春季，春分是春季的中分点，正好平分了春季。从立春到立夏正好九十天，春分将其一分为二，因此而得名春分。

在我国民间，春分有很多有趣的习俗，比较普遍的有以下几种——

一是竖蛋。在每年的春分，许多地方都有竖蛋的习俗。这种习俗简单易行且富有趣味：选择一个生下四五天、光滑匀称的新鲜鸡蛋，轻手轻脚地在桌子上把它竖起来。春分成了竖蛋游戏的最佳时光，故有“春分到，蛋儿俏”的说法。

二是吃春菜。春菜是一种野菜，在我们河南老家农村称之为地菜。我记得小时候，逢春分那天，村民们都会去采摘春菜。在田野里搜寻时，多见是嫩绿的、细细的，约有巴掌那样长短。采回的春菜，一般家里都会用来包饺子、包子，还有人用来与鱼片、鸡蛋一起烧汤，名曰“春汤”。

三是粘雀子嘴。春分这一天农民都习惯休息，每家都要吃汤圆，而且还要把不用包心的汤圆十多个或二三十个煮好，用细竹叉撑着放在室外田地地坎，名曰粘雀子（麻雀）嘴，免得雀子来啄庄稼。

四是送春牛。春分这天，不少地方有说春人挨家送《春牛图》的习俗。说春人把两开红纸或黄纸印上全年的节气，还要印上农夫耕田图样（名曰“春牛图”）送到各家。每到一家，说春的领队主事人即景生情，见啥说啥，主要说些吉祥和春耕不违农时的话，直到说得主人家心花怒放，哈哈大笑，主动给钱打赏为止。说者言词虽随口而出，却句句有韵动听，俗称“说春”，说春人便叫“春官”。

五是放风筝。春分节气是孩子们放风筝的时候。尤其是春分当天，不仅小孩要放风筝，大人也要放风筝。风筝的类别很多，有王字风筝、鲢鱼风筝、眯蛾风筝、雷公虫风筝等，大小各异，有的在市场上买，也有自己糊的。放风筝时还要相互竞争看哪个放得高。

六是春祭。二月春分，不少地方开始扫墓祭祖，也叫春祭。我记得在我们河南老家，从春分或更早一些时候就开始添坟扫墓了，最迟清明要扫完。

春分趣俗

◎袁海马

三是在田野里，父亲和毛驴在田野里穿梭，阳光下，他们的影子拉得老长。

有一年，村里来了几个技术员，是政府派来推广果树种植的。在当时，果树种植还是新鲜事物，没人愿意把好好的地交给不知收成的果树。是父亲，第一个报了名。他把家里最好的地拿出来，种上了杏树。村里人都说他是“瞎折腾”，可父亲不为所动。他像照顾孩子一样照顾那些树苗，修剪、施肥、浇水，样样尽心尽力。

第一年，果树只开了零星的几朵花。父亲蹲在树下，小心翼翼地数着花瓣，生怕碰掉一朵。第二年，花开得多了一些，但一场倒春寒把花都冻坏了，自然也没结下果子。第三年，果树终于开满了花。远远望去，像一片粉色的云彩落在山坡上。父亲站在果园里，看着满树繁花，眼里满是希望。那一年，杏子丰收了，父亲的腰包也鼓了起来。隔年，当初笑话父亲的乡亲也纷纷加入种植果树的行列。

父亲趁热打铁，牵头成立了村里第一个果品农业合作社。他带着乡亲们学习新技术，引进新品种。合作社的大杏越种越好，远销全国各地；种植面积越来越大，整个村庄上万亩的田地都成了果园。他还建起了庄上第一个果品加工厂，村里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也都陆续回来跟着父亲干。

又是春分时节，父亲又带着我去果园。果园里处处是忙碌的工人，有的在修剪枝条，有的在施肥，有的在安装滴灌设备。父亲走过去，和每个人打招呼，询问工作进展。车间里，冷库里存储好的大杏被制成果干、果汁，销往全国各地。曾经的荒山，如今开满了杏花。父亲说，这才是真正的春分——把春天的希望，分给每一个人。

我站在果园高处，俯瞰整个村庄。昔日的荒山秃岭，如今已被成片的果树覆盖。春风吹过，带来阵阵花香。父亲站在我身边，目光越过果园，望向更远的地方。我知道，他又在筹划新的发展计划了。

这片土地，曾经带给父亲无数艰辛和困苦。但父亲从未放弃，他用汗水和智慧，让这片土地焕发出新的生机，这片土地已经深深扎根在父亲的生命里。

父亲的春分，从与干旱的较量，变成了与希望的约会。那些果树，是他留给这片土地最珍贵的礼物。每当春分来临，我总会想起父亲蹲在地头的样子，想起他手中的土块，想起他眼里的炽热。那是属于一个农民的执着，也是属于这片土地的希望。每当春风吹过，杏花如雪般飘落，仿佛在诉说着父亲与这片土地的故事。

今年的3月20日，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四个节气——春分。春分是春天的中点，是昼夜均等的时刻。

春分的“分”有两个含义：一是指“昼夜平分”，春分之日太阳光直射在赤道上，几乎昼夜等长，即白天和夜间的时间相等，都是12小时；二是指“春季平分”，若以立春至立夏这段时间作为春季，春分是春季的中分点，正好平分了春季。从立春到立夏正好九十天，春分将其一分为二，因此而得名春分。

在我国民间，春分有很多有趣的习俗，比较普遍的有以下几种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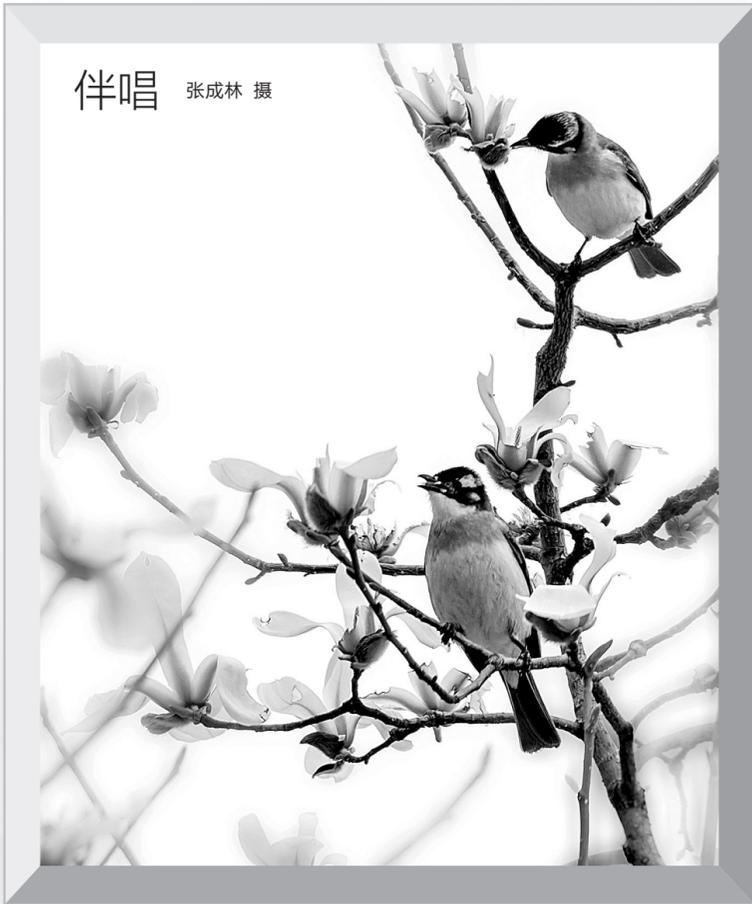
一是竖蛋。在每年的春分，许多地方都有竖蛋的习俗。这种习俗简单易行且富有趣味：选择一个生下四五天、光滑匀称的新鲜鸡蛋，轻手轻脚地在桌子上把它竖起来。春分成了竖蛋游戏的最佳时光，故有“春分到，蛋儿俏”的说法。

二是吃春菜。春菜是一种野菜，在我们河南老家农村称之为地菜。我记得小时候，逢春分那天，村民们都会去采摘春菜。在田野里搜寻时，多见是嫩绿的、细细的，约有巴掌那样长短。采回的春菜，一般家里都会用来包饺子、包子，还有人用来与鱼片、鸡蛋一起烧汤，名曰“春汤”。

三是粘雀子嘴。春分这一天农民都习惯休息，每家都要吃汤圆，而且还要把不用包心的汤圆十多个或二三十个煮好，用细竹叉撑着放在室外田地地坎，名曰粘雀子（麻雀）嘴，免得雀子来啄庄稼。

伴唱

张成林 摄



春分春十分

◎潘润娟

古籍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记载，春分有三候：玄鸟至，雷乃发声，始电。花信三候：一候海棠，二候梨花，三候玉兰。日子到了春分，春天的味道便非常“正宗”了，到处花团锦簇，妖娆动人，热闹非凡。

你看她，挥挥手，燕子便飞回来了。“小燕子，穿花衣，年年春天来这里。我问燕子你为啥来，燕子说，这里的春天最美丽……”能不美吗——贴梗海棠，烈焰红唇，姿态妖娆，像跳着桑巴舞的热情女郎；水红色的西府海棠像大家闺秀，端坐枝头，顾盼生辉；淡粉的垂丝海棠宛如羞涩的小家碧玉，轻掩着脸庞，微微低头，不胜娇弱，让人怜惜……难怪苏东坡也“只恐夜深花睡去，故烧高烛照红妆”了。

“春到梨花意更长，好将素质殿红芳。”“绿杨烟外晓寒轻，红杏枝头春意闹。”“玉兰花开春水生，满地芳草绿云横。”……瞧瞧，无论是梨花、杏花、玉兰，还是樱花、油菜花和不知名的野花，哪一朵不是竭尽全力地开着，哪一朵不是华丽地绽放，哪一朵不是一幅画？！

宋代大书法家徐铉在春分时遇到小雨，他挥毫写道：“春分雨脚落声微，柳岸斜风带客归。时令北方偏向晚，可知早有绿腰肥。”春分里的小雨声音细微，温柔缱绻，恍若无闻。杨柳岸边，微风轻拂，客人缓缓而归。读着这样的诗句，仿佛时光从未远去，它一直定格在

那样的春光里，一样的细雨烟霞，一样的桃红柳绿。

乡间的春分，除了诗情画意外，多了一份辛勤的播种和热切的期盼。农谚云：“春分麦起身，肥水要紧跟。”此时，正是施麦子拔节肥的时候。麦田里，一片繁忙景象。

我放假回家，大门上锁。去地里寻爷奶奶。他俩一个在脱土钵，一个在钵中间点辣椒籽，配合默契。我替换下脱钵的爷爷，打趣道：“准备种个十亩八亩啦，这么讲究。去集市上买一些苗回来，多省事。”爷爷笑道：“我这是良种，集市上少得很。等你吃辣椒酱时，你就知道现在的劳动价值了。”我微笑，点头应着。春光里，爷爷的笑容仿佛田里的油菜花，灿烂又温暖。

金乌西垂，我和爷奶奶回家。一路走，看着那些花儿，闻着它们的芬芳，仿佛被春天紧紧地拥抱着，而爷奶奶的肩膀上分明扛着春天。忽然特别感动和知足：今夕何夕，春分春十分！

五彩池

第798期

春分是个节日

◎马俊

打小，我就知道一年之中有个“春分”。但小时候还不懂“节气”和“节日”的区别，不懂二十四节气，以为春分是个节日，因为每到春分，母亲和父亲都会像节日来临时那样，用一些活动和仪式营造出一种气氛。

母亲翻着墙上的日历，对父亲说：“日子过得真快呀，春分到了！”父亲一边低头收拾着农具，一边说：“我早知道今儿是春分！每年都是咱家的桃树刚长出花骨朵，就到春分了，不用看日历，错不了！要我，田里的花儿草儿虫儿鸟儿就是日历。春分到，小燕子也就到了，下雨时有了电闪雷鸣。春分不用写在日历上，土地上都写着呢！”母亲听完父亲讲的这些，开玩笑说：“就你懂得多！我看看你就像是田里那些小虫儿，知道春夏秋冬，还懂这些节气。”父亲嘿嘿一笑说：“咱跟土地打交道，当然最懂这些了。”的确如此，父亲最明白土地传递的细微信息。

母亲说：“春分麦起身，肥水要紧跟。今儿咱们去给麦子浇水。”父亲说：“嗯，让孩子们都跟着，天暖了，让他们在田里撒个欢儿。”我开心得蹦起来：“我要去下地啦！妈，咱们干完活儿，能放风筝吗？我要把哥哥做的瓦片风筝带上！”母亲笑眯眯地说：“能，春分放风筝正当时！”哥哥却撇着嘴对我说：“看你美的！你下地又不用干活，就是玩。我跟爸妈下地，还要干活呢！”

父亲听哥哥这样说，把他叫到身边，说：“怎么的，小子，不爱干活儿？咱庄稼人不在田里摔打摔打，一辈子骨头都是软的。春天就是干活的时候，你的课本里不是说了吗，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。春天不好好干活，哪来的收获？”哥哥点点头说：“知道了，爸！”父亲总是言传身教，要我们热爱劳动、热爱土地。

田里已经是一派生机勃勃。大地开阔无边，蓝天澄澈透亮，暖融融的风吹拂着，麦苗已经绿油油的了。父亲为了干活方便，索性脱掉了鞋子。他赤脚走在田埂上，对我们说：“脚下不凉了，暖和着呢。”我怀疑父亲故意用这样的方式来与土地亲密接触，不然他怎么满脸喜悦的样子？

在父亲看来，与土地肌肤相亲，才能表达他的情感。母亲深情地望着一望无际的麦田，慢悠悠地说：“麦子长得真好啊，都说‘春分有雨是丰年’，我看没雨也是丰年。来，咱赶紧给麦子浇水！”母亲、父亲、哥哥开始忙碌了，我在一旁打下手，帮忙递个农具什么的。劳动也是欢乐的，笑声不时响起来。一家人在广袤的春天的田野上，尽情欢乐、放眼望去，春天的土地上到处是人，家家户户都开始忙碌了，田野里更加有生气了。

母亲一边干活，一边跟父亲商量祭祖的事。我的家乡都是从春分开始祭祖，不能等清明。难怪，在小小的我的脑中，春分跟清明一样，是个节日。何况，春分还有一些欢乐的节日呢，比如放风筝、劳动之余，家人会陪

我一起放风筝、玩竖蛋的游戏。每当把鸡蛋竖起来，我和哥哥都会欢呼雀跃。

对我来说，春分真的是个节日——一个与劳动、播种、祭祖、游戏有关的节日。

对我来说，春分真的是个节日——一个与劳动、播种、祭祖、游戏有关的节日。

对我来说，春分真的是个节日——一个与劳动、播种、祭祖、游戏有关的节日。

对我来说，春分真的是个节日——一个与劳动、播种、祭祖、游戏有关的节日。

对我来说，春分真的是个节日——一个与劳动、播种、祭祖、游戏有关的节日。

对我来说，春分真的是个节日——一个与劳动、播种、祭祖、游戏有关的节日。

对我来说，春分真的是个节日——一个与劳动、播种、祭祖、游戏有关的节日。

对我来说，春分真的是个节日——一个与劳动、播种、祭祖、游戏有关的节日。

对我来说，春分真的是个节日——一个与劳动、播种、祭祖、游戏有关的节日。

